大哲学家的小花边

德国记者药尔格·齐特劳所著《自从有了哲学家》一书，介绍了40位古今大哲学家。这些人的名字每一个我们都如雷贯耳，我们目前还正享受着他们智慧的伟大成果。因而，如果作者单单是罗列这些常识，意义就不大。然而，药尔格·齐特劳的特别在于：用“女人”，也就是从女人（或者说性）的角度来诠释和研究他们。

在此视角下，我们也就集中地看到了从男女之事中悟出阴阳学说的老子，严重惧内的苏格拉底，藐视女人的柏拉图，因能看到美女却因年迈无法去爱她们所以用强光刺瞎眼睛的德谟克利特……这些类似花边新闻的章节，姑且不论是否真的对哲学家们的思想产生过强大的作用力，但至少能让我们看到，大智慧者并非是神，而是会思想的人。他们生前对女人的态度于我们已不重要，我们也只需欢饮他们酿造的智慧的琼浆。

柏拉图：一个洞穴里隐藏着多少真理？

柏拉图的一生，首先是充满了失望。这个出身贵族的年轻人有着很大的抱负，他想进入高层政治领域施展宏图，但当时的雅典民主只是它本身的漫画，到处是贪污和腐化。然后，又出现了一件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柏拉图的朋友苏格拉底被判处了死刑。我们这位年轻的贵族于是就去了西西里，找到了独裁者狄翁尼西乌斯，在那里停留了一年，试图改变此人的政风，但却无济于事。那个独裁者甚至把柏拉图送上了一艘航船，准备把他卖到奴隶市场：“原来一个哲学家就卖这个价钱，可惜他自己还不知道。”柏拉图被一个朋友赎下来，在距离雅典两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著名的学校——“学园”。他死时81岁，在一个婚礼宴会上。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人见他笑过。

柏拉图是个严格的伦理学家，所以他只有信徒，很少有朋友。他的“柏拉图式爱情”不仅不追求性的结合，甚至不追求灵魂的结合，而是追求美的本身，追求美的理念。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正常的人是很难和他建立亲密关系的。

这位“柏拉图式爱情”的创始人，是一个藐视女人的保守派，他认定这个柔弱的性别充满阴险和奸猾。因而她们应该“生活在隐蔽处和黑暗当中”，而且最好呆在那里不要出来。那么婚姻呢？柏拉图认为在婚姻中并没有爱情，更没有柏拉图式爱情。婚姻的最高目的就是生育和培养有知识的后代，因此，国家有责任把合适的伙伴结合在一起。柏拉图一生保持单身。

美学精英、哲学教授、德语教员、文学大师以及其他一些所谓的文化载体，始终为柏拉图的作品所陶醉，认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果。难道我们在读《斐多篇》的第一行就开始打哈欠，宁愿去看电视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节目，就应该感到自卑吗？不，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柏拉图是一个不懂得生活的理论家，写的东西也是给他的同类的。正常的人在他们的洞穴世界里即使没有柏拉图也会生活得很幸福：宁肯做一个影像男人去和一个影像女人跳舞，也不愿意跑到洞穴外面在炽热的阳光下思考而烧坏自己的大脑。

亚里士多德：实现自我就是一切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一个御医家庭。17岁时去柏拉图的学园就学，一直呆了20年——先是当学生，然后当教师。柏拉图死后，他去了小亚细亚，在一个独裁者那里担任“家庭和宫廷顾问”，并娶国王的养女皮蒂娅为妻。后来又返回马其顿，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王子出征回来后，成了亚历山大大帝，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吕克昂”。它的名声很快就超过了柏拉图的学园。然而，当亚历山大在远东去世，亚里士多德却被怀疑是马其顿的叛徒。但由于证据不足，最后——和当年的苏格拉底一样——被判为亵渎神灵。与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选择了逃逸。因为他并不赞同传统的哲学家诸如殉道和苦行的道德观念，反而十分重视舒服的生活方式和美味的菜肴：“幸福的一部分也包括充分享受世界的美物。”他不是一个僵化的脑筋，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公民。亚里士多德死于胃疾，享年63岁。

尽管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极端崇拜者，但他仍然是尖锐批判柏拉图的一员。他的老师的形而上的推论，只能对他有较少的影响。他的批评到了后来甚至发展到对年老的柏拉图严厉谴责的程度：“亚里士多德向我发起了进攻，就像是一匹小马驹攻击它的母亲。”亚里士多德自己在晚年，作为卓有成效的学校创建者，反而成了严重诬陷的对象，但他却坦然以待：“如果我不在了，人们可以随意向我施加鞭笞。”

亚里士多德不主张做哲学隐士。他两次结婚：第一次是和皮蒂娅，皮蒂娅死后，又娶了年轻的女管家赫尔皮丽丝。第二次结婚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他曾经在著作中劝告别人不要和年轻的女子结婚，因为“她们在交媾时过于放肆”。除此之外，他把男女关系看作是自然规律：“这种生灵的结合，是必要的，否则两者都无法存在。”

这位古希腊的思想家，对西方人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整个中世纪都置于他的阴影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把追求完美最终看成和追求神圣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后半句划掉，那它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用。因为，要想生活幸福和充实，那就必须把我们所具有的可能性调动出来，并努力去加以转化。能不能取得成功，并不太重要。即使是对实现完美进行了认真的尝试，就已经在完美中前进了一步。如果在您的头脑里又出现了“反正我是做不到的”时候，请您不妨想一想这句话。

苏格拉底：雅典的讨人嫌

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书面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苏格拉底出身于一个雅典的石匠家庭，本人也学会了这门手艺。而且，这也很符合他的外形（拳击手的鼻子、粗壮的体形、肥胖的脖子、铲子般的大手）。但他却宁愿到大街上去流浪，与他的同胞交谈，通过哲学讨论，了解他们的一些困惑。他是一个讨人嫌的怪才，遭到当政者的痛恨，但却受到知识青年的崇拜。然而，最终他还是被雅典的法官因所谓的“不敬神罪”判处了极刑，用毒药毒死。

苏格拉底十分讨人嫌，所以他的朋友也很少，但却都来自良好的有教养的家庭。其中的几个人，如少年亚西比德，甚至和他有同性恋关系。总之，他的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在一段时间里帮助他抵制了当局的迫害。但当他在法庭上严肃地建议，不要把他处死，而是把他接纳进入精英大厅时，他的朋友也无法再保护他了，因为谁要是在法官面前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指望获得减刑。

在哲学家的妻子当中，恐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的夫人更为有名了，她就是赞替帕。很难说，她是不是使她的夫君不得安宁的母山羊——尼采反正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赞替帕把他们的家弄得不像家而像个地狱，使他越来越深入到这个特殊的职业里不能自拔。”于是，苏格拉底变成了一个流浪者不敢回家，而在大街上与人胡说八道。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却从未说过一句妻子的坏话。当她把一桶水浇到了他的脑袋上，他只是说：“我知道，赞替帕发过雷霆之后，早晚是要下一场大雨的。”只有一次他不得不对女人发表了概括性的观点。当一个朋友问，他应该结婚，还是不应该结婚时，他回答说：“不论怎么做，你都会后悔的。”

苏格拉底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自信是多么虚弱，我们的思想和言论，其实都是一股热气。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也到大街上去与人对话，却不再能够取得成就。至于说，苏格拉底今天会不会接受薇罗娜·费尔德布施（德国电视主持人——译者）的邀请，坐到脱口秀的沙发上，我们只能表示怀疑——那他还不如回到赞替帕身边。

《自从有了哲学家》
（德）药尔格·齐特劳 著
同心出版社
2006年6月

老子：学会无知

老子的个人情况只是来自模糊的传说。他和同时代的同胞孔夫子不同，既没有学派也没有弟子，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是编造的，他只是《道德经》的代名词。据说老子把他的5000言的《道德经》交给了一个边防军人（关吏），是在他离开周国首都，走向隐居的途中。“他的追求是隐蔽自己，过无名氏的生活。”中国的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没有人知道，老子走后去了何处和死在哪里。

女人作为具体的生物，在道学中没有作用。但“永恒的女性”（可能是指道德经中的“玄牝”——译者）却被高度尊重，被称为“天地之门和根”（“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译者）：“不断突出自己，却坚持不倒，始终不懈努力。”（“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译者）老子在这里已经预言了在两百年后出现的太极哲学。太极中的阴阳对立，作为雌柔的阴永存和不勤之用的原则，主要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有效的无为。雌柔在哲学中作为一种被动——一种对比一再出现。对老子来说由无为所带来的有效行动，对人类向完善发展具有至关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

在哲学方面，老子先是告诉我们，存在一个渊源，那就是道。然后又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理解甚至无法谈论这个道。这样一来，他当然就堵住了批评者的口，因为任何批评只能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应在谦恭中低下头，努力用脑筋去想，如何才能学会无为。这里没有“原来如此”的醒悟，而只有精神上的硬核桃。西方知识界对它的冲锋，就像是乒乓球碰到了中国世界冠军的球拍上。可这也正是其中的奥妙之处。

老子给我们展示了理性的界限，他的理论陶醉了我们，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主要不是通过理性的认知，而是通过感悟和正确的生活态度得到的。很可惜，他的理论越来越被那些神秘学者所利用。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了道学大师，可以感悟和掌握真谛，只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智力和判断力。而老子却决不否定思想的这两根支柱，他甚至还极力主张要不断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孔子：假如我是中国的国王

孔子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名字意味着“孔氏家族的大师”。他在年轻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由于卓有成效，所以被多次授予正式的官位。但他均予以拒绝：“没有官位不足虑，足虑的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可能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译者）所以，孔子直到50岁，才接受了第一个官职，成了他家乡鲁国（今天的中国山东省）的司法部长。开始时政绩昭然，后来不得不辞去这个职务，因为宫廷不愿意接受这位部长的严格的准则。然后，他消失了13年，去周游列国。最后又被他的家乡所接受，当然是荣誉性的。他死于72岁，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道德体系没有对政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孔子是严谨的伦理学家，因而他的朋友也很少。公元前3世纪时，他的作品甚至被焚，因为被认为是对国家权势的威胁。后来人们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反而有利于稳定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对他的爱戴与日俱增，最后甚至成了圣人，他的后代均被授予了勋位——结果，成千上万的人都自称是他的后代。

凡是热爱生活的人，在孔子那里是找不到所需要的东西的。教条的思想家也同样拿他没有办法。因此，1911年的中国革命，开始了孔子的“失冠”。

孔子似乎有一个妻子，但详情我们不知道。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他的哲学里写着，“男子”承担责任，而女子只是其阴性的类似：“女人是通过教诲而和男人类似。”根据孔子的观点，妻子没有自决的权利，而只有“三从的义务”：在家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而在家之外，她是什么都不许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显然不是妇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这位中国思想大师经常被引用。听众只要听到他的格言，就会肃然起敬，不断点头称是。但却只有很少人知道，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封建制度，在其中，个人被矮化为东西，女人被关在家里。因此，他的格言像“醉酒的责任不在于酒，而在于饮者”，可能会对在酒馆里的热烈狂饮有所贡献，但如果他的体系真的变成了政治现实，酒馆里就不会再有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了酒馆。因此，我们确实无法去爱这位孔夫子了。